



黨的儿子穆汉祥

徐景賢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党的儿子穆汉祥

徐景賢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党的儿子穆汉祥

著者 徐 景 賢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 094 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 5/8 插页：10 字数：66,000

1960年6月第1版 1960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30,000册（内精装1,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586

定价：（八）0.40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革命烈士的文学傳記。記述了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穆汉祥同志的生平事迹。

穆汉祥自小出身在一个工人的家庭里。上海解放前在交通大学求学，目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統治，激发了正义感。他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教导和哺育下，勇敢地参加当时的学生运动，和敌人进行頑强的斗争。他在革命烈火的洗礼中，坚持与工人群众相结合，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前夕，穆汉祥同志在为上海解放奔走时，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终于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

插图、装帧：范 一 辛

为人民利益而光荣就义
是值得永远纪念的。

——陈毅同志在穆汉祥、史霄雯烈士
墓碑上的题词

生活以雷霆万鈞的脚步向共产主义前进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穆汉祥同志离开我們已經有十多个年头了。

上海剛解放的那几天，交通大学的同學們把他安葬在自己的校园里。送殯的队伍是从四面八方聚集攏来的，有工人，有学生，还有身上帶着解放上海的火药味的解放軍战士……。大家肃穆地站在交通大学的大草坪上，向烈士致哀。穆汉祥的牺牲，虽然給我們帶來悲痛，但是也在我們每个人的心里点燃起了更加熾烈的革命的火焰，激励我們加倍奋发地去摧毀旧制度的殘余，去建設新的美好的生活。当时，我曾随着送殯的队伍，走近他的墓前，在他的灵柩上輕輕地撒下一把泥土，許下一个心愿：一定要把他的光輝的一生記錄下来，教育自己，也告訴別人。

此后几年，每当我到汉祥同志墓地去凭吊的时候，我总是用一种兴奋的眼光，看着那变得越来越美丽的交通大学的校园，看着那一幢幢嶄新的宏偉的建筑物，看着那一群群生活在幸福之中的大学生，每当看到这些，我总止不住內心的激动。特別当我看到少先队员在墓前过队日，他



目 次

生活以雷霆万钧的脚步向共产主义前进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V
一、在陕州车站上	1
二、这就是“礼义廉耻”	7
三、“你们是社会大学的学生！”	13
四、火车头	20
五、“五·二〇”惨案的启示	35
六、觉醒	42
七、找到了党	51
八、血染其美路	59
九、勇往直前	70
十、“我要求留下来！”	77
十一、真假和平辩论会	87
十二、万丈光芒在前头	96
十三、第二十五个春天	102

一、在陝州車站上

一九四六年二月尾梢的一个傍晚，天色昏沉，风砂弥漫。河南省陝州車站上人影寥落，显得十分荒凉；寒风过处，只有几片碎紙在空中飄飞着。

一列火車有气无力地駛进站台。車还没有停下，只听得几个車廂里响起一片哭喊之声，接着有許多破破烂烂的鋪盖卷、衣包、草席等从車窗口飞了出来。

在車廂里，一群戴着黑帽子、穿着黑制服的路警，象一群烏鴉似地扑打着无票乘車的难民。这些难民，原来都是从淪陷区逃往內地的，現在抗日戰爭胜利了，他們却无法返回自己的家园。他們囊空如洗，只得偷偷地从沿途的小站搭上专載四川來客的“复員車”，但是今天不幸被那些凶狠的路警发现了。

进站的列車順着軌道緩緩地向前滑行。靠近車尾的一节車廂里，有个麻臉的路警揪住一个三十來岁的女人，連拖帶打地扭到車門口。那女人右手抱着嬰孩，左手提着一个盛滿杂物的破臉盆，不住地掙扎着，哀求着：

“老总，行行好吧，我們实在沒有錢，再乘一天就到家了……”

她身后紧跟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拉住母亲的破短衫，吓得不敢出声。

那个路警把眼睛一瞪，踉起一脚，将女人手中的脸盆骨碌碌地踢下車去。女人俯身去抢，路警就在她身后趁势一推；女人站立不稳，从車厢踏板上一直摔到車下，踉踉跄跄地奔了几步，就此扑跌在地。她哀号着，两只手紧紧地护住自己怀里的嬰孩。

那个四五岁的小姑娘看見媽媽被推下車去，吓得縮在車門一旁，放声大哭起来。麻臉的路警嘴里咒罵着，順手拉住小姑娘的辮子，正想往車下摔，忽然听得背后有人大喝一声：

“別欺負小孩！”

他回头一看，只見从車厢中部冲出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四方臉孔，中等身材，长得十分結实，身穿一身土藍布的学生装，制服袋口还斜挂着一个“交通大学”的三角徽章。那青年飞步走到車門口，抱起小姑娘，豎起两根濃黑的眉毛，两只大眼睛里射出凜然不可侵犯的光采，他朝路警狠狠地盯了一眼，拉住車門旁的鉄扶手，縱身便往車下跳去。

路警給这种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呆了，等他醒觉过来，探头朝車外望去的时候，只見青年俯着身子，随着移动的火車乘勢跑了几步，很快地掉头向車后奔去了。

那青年抱着小姑娘奔到女人跌倒的地方，看見她还哭倒在地上，就将她搀扶起来，把小姑娘放在一旁，接着收拾起散乱在四处的杂物来。这时，母女三人都停止了哭泣，那

女人用感激和惊奇的眼光默默地看着这位好心的陌生人。

火車嗚嗚地吼叫了兩聲，終於喘着氣在站台上完全停了下來。從車上又涌下五六個年輕人，向着女人摔倒的地方跑去。前面一個身材瘦小的女學生，剪着短髮，戴着眼鏡，跑得最快，她揮着手，口裡不住地叫喚着：

“穆漢祥！穆漢祥！”

那青年聽到有人喊他，抬頭一看，原來是同學小周和其他幾個人趕來了，他就答應着迎上前去。

“那女人跌傷了沒有？”“小孩怎麼樣？”大家七嘴八舌關切地問。

“還好，沒受什麼傷。”穆漢祥寬慰地望着同學們，他的一雙烏黑的眼睛在濃濃的眉毛下炯炯發光。

“這一家人以後怎麼辦呢？”小周緊皺着眉頭，由於奔跑的關係，她的急促的呼吸還沒有平息下來，她的瘦削的臉上泛着紅暈，她此刻最擔心的是那母女三人今后的命運。

穆漢祥想了一想，迅速地解開胸前的鈕扣，探手進去，從貼身的襯衫袋裡掏出兩張折得很方正的鈔票，然後默默把手攤在大家面前。

小周知道，穆漢祥身上除了學校當局發給的微薄的公費以外，這就是他僅有的一點零用錢了。這兩張鈔票，還是他的母親在他離開重慶之前，熬了整整兩個通宵替人家洗衣服掙得來的；她把這一點錢給了兒子，兒子就把它緊緊地藏在身邊。這兩張鈔票上，還沾着母親的汗水和帶着兒子的體溫。現在，穆漢祥卻毫不猶豫地把它們拿出來了。

小周感動地看着穆漢祥，趕緊往自己的藍布旗袍口袋裏掏錢；其他的幾個同學，也都把身邊的鈔票輕輕地放到穆漢祥手中。穆漢祥數了一數，臉上露出了笑容：

“行了，可以吃上兩頓飯和買一張到鄭州的車票了！”

他回身將錢放到女人的破臉盆裏，那女人用顫抖的手一把抓起鈔票，貼在心口上，嘴裏喃喃地說：

“先生，謝謝，先生，天下总算還有你們這樣的好人……”

穆漢祥和藹地打斷了她的話：

“不，我們不是什麼先生！我們和你一樣，是受苦的人，是窮學生。”

大學生們回到站上，準備上車，這時，有一個國民黨下級軍官帶着兩個憲兵，一路吆喝過來：

“停車一小時，讓押送日本俘虜的軍用列車先走！”

說罷，一隊日本兵“噠、噠”地列隊進站，這幫鬼子還是那樣挺腰凸肚、神氣活現，毫不象戰敗國的俘虜的模樣；為首一個蓄着小胡子的矮子，把頭昂得高高的，大概也是個軍官。那個國民黨軍官上前敬了一個禮，那矮子隨手還了一禮，兩個人嘖嘖咕咕講起話來。旁邊有個學生實在看不慣，破口就罵，那國民黨軍官回頭嚷道：

“注意大國民風度！”

穆漢祥忍無可忍，一跺腳喊道：“什麼大國民風度！”彎腰從地下拾起一塊石頭就要往外扔，這時，他的手忽然被人拖住了，他向後一瞧，是小周制止了他。穆漢祥眼看那國民黨軍官恭而敬之地護送日本俘虜上了旁邊的一列火車，他

气得咬牙切齿，把手里的石头捏得格格发响；小周扳开他的手，只见石头已经碎成几片，而且把他的掌心刺出血来了。

军用列车开走了。大学生们回到自己的车上，大家都气得说不出话来。

他们都是考进国立交通大学不久的公费生，在重庆九龙坡才只读了半年书；几个月以前，当他们听说学校决定分批复员迁回上海的时候，心里曾经对未来的学习生活充满着美好的希望。他们带着青年人所共有的幻想，兴奋地踏上漫长的旅途。但是这种高兴的情绪很快就被一路上所见到的残酷的现实生活冲垮了。象刚才发生的这种悲惨的和令人气愤的事件，每天就象噩梦似的在他们周围出现。

穆汉祥清楚地记得在川北一带沿途见到的情景：许多人找不到栖身之所，就在路旁掘了一个洞，每天晚上好象一只虾子那样地蜷伏在这个寒冷潮湿的洞穴里；一块烙饼，一根大葱，对他们都是不可多得的珍饈；十几岁的姑娘，连一条象样的裤子也没有。……

想到这里，穆汉祥的心禁不住收缩起来，刚才那母女三人的愁苦的脸庞重又浮现在他的眼前：她们的命运将会怎样呢？谁能担保她们不再会遇到那些只会欺压老百姓的警察和宪兵呢？即使她们到得了家乡，又会落个什么下场呢？他仿佛看见母女三人相依着躺在地洞里冻得发抖……

他同情这些受苦的人，因为他自己出身在一个穷苦的工人家庭里。父亲在汉阳和重庆的兵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

到如今只落得一头斑白的头发。老人把心血和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巴望儿子能成个技术员、工程师，将来不再受苦受气，因此送他进了中学。

穆汉祥读了几年书，家里生活越来越不好过，他就到四川长寿的工厂里去做工。因为他为人刚直，冲撞了领班，加上有一次在生产时被燃烧起来的汽油严重灼伤，他尝够了旧社会的人情冷暖，在厂里再也耽不下去了。老父亲心疼自己的儿子，决定咬紧牙根还是送他进学校。

现在，每当看到别人受苦，穆汉祥就联想起自己年迈的父母来，他的眼眶湿润了，他发誓，到上海以后一定要用功读书，好好地学一点知识，学一番本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才对得起含辛茹苦的双亲。

火车突然开动，打断了穆汉祥的沉思。他抬头往窗外看去，小小的陕州车站渐渐地从视野里消失了，但是在这个车站上所发生的一切，却深深地刻印在他的脑海里永远也不会磨灭。他不明白：为什么抗战胜利了中国还是这个样子？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老百姓总没有好日子过？

他环视周围，同车的同学们有的挤在一起打着瞌睡，有的独自出神，小周和另外几个人在惨淡的灯光下默默地翻弄着书本，空气郁闷极了，谁也不能解答他的疑问。

他回过头来，凝望着车窗外黑沉沉的夜色，重重地吐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

“多黑暗的中国！”

二、这就是“礼义廉耻”

“当当”的钟声在寥廓的校园里回荡，一切都显得宁静和安祥。

穆汉祥坐在上海交通大学南院学生宿舍的窗前。朝远处望去，上院的钟楼沐浴在夕阳的余辉里，原来白色的钟面，现在涂上了一层浅红的色彩；阳光把高耸的楼顶的影子，投射在前面的大草坪上，构成了一幅奇妙的图画。

穆汉祥被这种恬静的美吸引住了。自从他和同学们横过半个中国来到上海以后，他很快就爱上了这所古老的学校：屋顶上装饰着琉璃瓦的雄壮的校门，静穆得象教堂似的图书馆，竖立着“五·卅”烈士纪念碑的小土山，还有林荫道、喷水池、体育馆，……这理想的学习环境，使他在旅途中积累的那种忧郁的心情，暂时隐退了；他觉得自己能够进这样的学校学习，实在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幸福。他希望抗战胜利以后，可以过一下安静的学习生活，一种想要在这里埋头苦读几年的愿望，强烈地冒出头来。

学校的外貌虽然很美，实际上几乎随处可以发现日本侵略者占领时期留下的创伤：在学生宿舍里很难找到一扇完整的玻璃窗，晚上睡觉的时候，冷风从破窗格里颼颼地直

吹进来；饭厅里連条象样的凳子也沒有，大家都端了飯碗或是漱口缸蹲在地上，嚼着帶有霉味的美国救济米和威蘿卜干。

但是，穆汉祥对这种艰苦的物质生活却并不在意，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次要的，而最主要的是这里有着他仰慕已久的教授，有着罕見的圖書資料，有着比起內地来好得多的設備仪器，有着比較方便的实习条件，……他以为这才是他最需要的东西。于是，他成了一个真正苦用功的学生。

今天，随着陣陣的晚鐘声，他又准备开始他的自修課了。他从破旧的書桌里掏出練習本，本子的封面上是他自己写的那几个端端正正的美术字：

电訊管理系一年級 穆汉祥

但是，他并没有打开本子，只是呆呆地对着这几个字发起怔来。今天他的心情忽然变得特別地煩乱，下午班級里的一場爭辯，到現在还在他的耳朵边回响着：

“我們讀我們的書，不要去管那些內战不內战的政治！”这是一幫主張閉門讀書的同学的声音。

“有血性的中国青年，在这样的时刻难道能視而不見，听而不聞嗎？抗战的炮声剛剛停歇，內战的炮声又响起来了，倒霉的总是老百姓！”这是另一种热情的声音，这个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亮了，“最近有大批湖南的灾民涌进上海，但是市政府却宣布这些人不属于它的管轄范围，拒絕收容，結

果每天活活餓死和倒毙几十上百的人，这样的灾难道能不救？这样的内战难道能不反？这样的政治难道能不管？凭良心想想，我們再不能关在这个‘世外桃源’里过日子了！”

这些话，那帮只顧死讀書、不問政治的人沒有听进去，穆汉祥倒是听得动心了，复員途中的悲惨見聞，一下子重又勾上他的心头。下午，上完預定的一节課，班干事从学生自治会拿来一幅漫画的底稿，知道穆汉祥喜欢美术，請他帮忙复制放大，穆汉祥默默地接受了，他很快就在拼起来的四張白报纸上画成了一幅巨型的画：一个女人，两手高举着孩子，拦腰給繩子紧紧地捆住，繩子的两端捏在两只可怕的魔手里，一只手上写着“灾荒”，另一只手上写着“内战”；繩索抽紧了，看画的人好象和画面上的女人一样地感到窒息，簡直透不过气来。穆汉祥发现：他画的那个女人越看越象在陝州車站上遇到过的那一个，同样愁苦的臉龐，同样絕望的神态！穆汉祥自己也覺得有些奇怪。

現在，他呆呆地盯住自己面前的練習本，本子上的字迹模糊了，溶化了，一張愁苦的臉龐重又浮現在眼前。

“我能心安理得地住在这个‘桃花源’里嗎？”他这样自問，“学生自治会要求大家上街去劝募，我能袖手旁观嗎？……对，去和小周商量一下！”

他站起身来，匆匆地向女生宿舍走去。

第二天晚上，当夜幕籠罩着灯紅酒綠的上海的时候，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組織的社会募捐小队出現在喧鬧的街